

六祖壇經

作者：六祖慧能

編註者：東方佛學院

出版社：佛光出版社

導讀：

《六祖壇經》乃唐朝六祖慧能在世時被邀請到韶州大梵寺的開壇說法，由弟子法海當場記錄，之後再編錄了他的生平事跡及與弟子間的問答、臨終囑咐等內容。由於慧能的禪法主張「自性開悟」、「不立文字」，所以這部經典成為慧能傳法的重要依據。在佛教經典中，佛陀說法的記錄，才能稱為「經」，佛陀入滅後，弟子阿難將佛陀在不同時空因緣，對不同根機的眾生所說的教法，一一講述，因而佛經開首以「如是我聞」一句起始，但慧能的語錄以「經」名，這在佛教界即是一個「變例」，在大藏經中，中國僧眾的語錄、著述或稱「論」、或稱「集」、或是「錄」，唯一列入經部的，也唯此一家。

慧能不識字，在客堂外聽聞有人誦唸《金剛經》而當下開悟，於是前往五祖弘忍的門下，獲得傳法。所以慧能講述佛法時，著重處不在抽象思想的講論，而在自心的體證，在大梵寺開壇說法，他與聞法大眾形成「以心傳心」的對應關係，所以經文中時時有慧能的召喚點撥，如云：「善知識，見自性自淨，自修自作自性法身，自行佛行，自作自成佛道。」語意的焦點時時指向聽聞者回歸自性的醒豁，信眾原來是虔誠依靠在祖師的傳法，卻在聞法時處處點燃自己的心燈，人心不是借光照亮，而是自己發光，所謂「迷來經累劫，悟即剎那間。」

《六祖壇經》的內容有〈行由品第一〉主要是記錄慧能的出身、五祖傳法與北宗神秀等弟子搶奪衣鉢的經歷；〈般若品第二〉、〈疑問品第三〉、〈定慧品第四〉、〈坐禪品第五〉、〈懺誨品第六〉等，即是六祖在大梵寺開壇說法的記錄；〈機緣品第七〉乃六祖得法在曹溪弘化時，各方學佛的人士前往請益，六祖隨機點撥問答；〈頓漸品第八〉則記述了南北宗因頓漸禪法的不同而分徒弘化；〈護法品第九〉記述則天太后與中宗皇帝有詔迎請，六祖上表辭疾，願終山林的經過；〈附囑品

第十)乃六祖臨終涅槃時對於門下弟子最後的囑咐與遷化經過。當中以第二至第六品最為重要，也是歷來不同壇經版本的主體部份。

一部流傳久遠的經典，自然亦有其在宗教或者文化上的意義，《壇經》的地位從宋代以來的禪史燈錄都依南宗而作即可證知。唐代禪宗有南北宗的爭議，慧能的南宗禪法改變了傳統著重形式的修行模式，開出自性開悟的簡易法門，因而取代了北宗的地位。佛教史上在分判印度禪與中國禪時，《壇經》所開啟的頓修禪法的法脈乃被稱為「祖師禪」，中國禪宗的確立即是從此展開。事實上，從東漢時期中國吸收佛教的經文教義，累深積厚，《壇經》中處處可見其在法脈上的承繼，不管在思想或者修持上，《壇經》的繼承乃顯出一舉總歸、全然而消化的特質，也因此消化，佛教完全融入中國的文化土壤之中，禪法就不只限於佛門之中，而能遍灑中國人生活中的各種領域。

《六祖壇經》從成經傳法至今，一千多年來也出現許多不同的經文版本，民國初年胡適曾根據新出土的敦煌本進行考證，提出《壇經》乃慧能弟子神會門下的偽作，因而掀起學術界的一場論爭與考證熱潮，如今較為公認的看法是有一個《壇經》的原本，如今所能見到的版本皆依此原本編修而來，其中，以敦煌本最早，而以宗寶本的流傳性最為廣大。考量敦煌本有明顯被神會門下偽造編修的部份，而宗寶本乃明清以來普遍被大眾接受的版本，本導讀乃以宗寶本為依據。

【傅正玲】